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評卷

肆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評卷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本冊總目

詩源辯體三十六卷(卷之十一至卷之三十六)後集纂要二卷		(三七六一)
說詩補遺八卷		(四〇〇七)
詩鏡總論一卷		(四一九七)
藝圃僉談四卷		(四二二三)

許學夷◇撰

詩源辯體
後集纂要

三十六卷（卷之十一至卷之三十六）
二卷

侯榮川◎點校

詩源辯體卷之十一

隋

江陰許學夷伯清著

盧思道、字子行。李德林、字公輔。薛道衡字玄卿。五言，聲盡入律，而盧則綺靡者尚多。薛轉韻諸篇，本於劉孝綽，至《出塞》二篇，則已近初唐矣。

樂府七言，思道《從軍行》、道衡《豫章行》，皆已近初唐。思道與德林、道衡齊名友善。《隋史》曰：「二三子有齊之季，皆以辭藻著聞，爰及周隋，咸見推重。李稱一代俊偉，薛則時之令望，靜言揚摧，盧居二子之右。」愚按：徐、庾、王褒、張正見、盧、薛諸子五、七言，風格多有近初唐者。臧顧渚謂：「《易》窮則變，天實開之。」胡元瑞謂「陳隋無論其質，即文無足論者」，此概言諸家耳。蓋亦理勢之自然耳。

隋煬帝名廣。五言，聲盡入律，語多綺靡。樂府七言有《泛龍舟》、《江都夏》、《東宮歌》，調雖稍變梁陳，而體猶未純。

煬帝七言八句，有《江都宮樂歌》，於律漸近。上源於庾信七言八句，轉進至杜、沈、宋七言律。又煬帝幸江都，製《水調歌》，今《詩紀》所載數篇，調純語暢，爲七言絕正體，中復雜以唐人之詩，蓋後

人所編，非煬帝舊曲也。

六朝樂府與詩，聲體無甚分別，詩言六朝，謂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也。白下言六朝，則有吳無隋。惟樂府短章如《子夜》、《莫愁》、《前溪》、《烏夜啼》等，語真情艷，能道人意中事，其聲體與詩乃大不同。唐人《竹枝詞》，語意實本於此。

五言律句雖起於齊梁，而綺靡衰頹，不足爲法，必至初唐沈、宋，乃可爲正宗耳，退之謂「齊梁及陳隋，衆作等蟬噪」是也。楊用修酷嗜六朝，擇六朝以還聲韻近律者，名爲《律祖》，其背戾滋甚。且如退之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今擇六朝之文體製僅似者，爲韓柳文祖，可乎？以下五則總論齊、梁、陳、隋之詩。

詩文與風俗相爲盛衰。齊梁以後，風俗頹靡破敗，故其詩文亦爾。今後進談詩，往往宗尚齊梁，豈以齊梁風俗亦有可尚耶？

齊梁以後之詩，不但失之綺靡，而支離醜惡，十居四五，以《詩紀》觀之自見。胡元瑞云：「晉與宋，文盛而質衰；齊與梁，文勝而質滅。」陳隋無論其質，即文無足論者。

或問：「唐末之纖巧，與梁陳以後之綺靡，孰爲優劣？」曰：詩文俱以體製爲主，唐末語雖纖巧，而律體則未嘗亡；梁陳以後，古體既失，而律體未成，兩無所歸，斷乎不可爲法。與初唐總

論第二則參看。

予論《三百篇》、漢魏、盛唐之詩，最爲詳悉，至論梁陳以後則甚寥寥者，蓋《三百篇》、漢魏、盛唐，各極其至，即窮予之力而闡揚之，有弗能盡。梁陳以後，體實相因，而格日益卑，予何所致其辯乎？譬之作譜牒者，於功德表著之人，自應稱述，至於閭里平人，存其世系而已。錢、劉以下諸子亦然。

詩源辯體卷之十二

初唐

江陰許學夷伯清著

武德、貞觀間，太宗諱世民。

及虞世南、字伯施。

魏徵字玄成。

諸公五言，聲盡入律，語多綺靡，

即梁陳舊習也。王元美云：「唐文皇太宗。手定中原，籠蓋一世，而詩語殊無丈夫氣，習使之也。」按《唐書》：「世南文章婉縟，慕徐陵。太宗嘗作宮體詩，使賡和。世南曰：『聖作誠工，然體非雅正。臣恐此詩一傳，天下風靡，不敢奉詔。』帝曰：『朕試卿耳。』後帝爲詩一篇，述古興亡，詩不傳。既而嘆曰：『鍾子期死，伯牙不復鼓琴，朕此詩何所示耶！』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。」今觀世南詩，猶不免綺靡之習，何也？蓋世南雖知宮體妖艷之語爲非正，而綺靡之弊則沿陳隋舊習而弗知耳。且世南所慕徐陵而謂之雅正，可乎？至如《出塞》、《從軍》、《飲馬》、《結客》及魏徵《出關》等篇，聲氣稍雄，與王褒、薛道衡諸作相上下，此唐音之始也。

五言自漢魏流至陳隋，日益趨下，至武德、貞觀，尚沿其流，永徽以後，王、名勃，字子安。楊、名炯。盧、名照鄰，字昇之。駱名賓王。則承其流而漸進矣。四子才力既大，至此始言才力，說見《凡例》。風氣復還，故雖律體未成，綺靡未革，而中多雄偉之語，唐人之氣象風格始見。至此始言氣象風格。此

五言之六變也。轉進至沈，宋五言律。

然析而論之，王與盧、駱綺靡者尚多，楊篇什雖寡，而綺靡者少，短篇則盡成律矣。炯嘗曰：「吾愧在盧前，恥居王後。」他日，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：「勃文章宏放，非常人所及，炯、照鄰，可以企之。」說曰：「不然。盈川炯爲盈川令。文如懸河，酌之不竭，優於盧而不減王。恥居後，信然；愧在前，謙也。」已上張說語。意炯當時必多長篇大什，而零落至此，惜哉！

五言，王如「悲涼千里道，悽斷百年身」、「樓臺臨絕岸，洲渚亘長天」、「危閣循丹嶂，回梁屬翠屏」，楊如「明堂占氣色，華蓋辨星文」、「劍鋒生赤電，馬足起紅塵」、「牙璋辭鳳闕，鐵騎繞龍城」、「秋陰生蜀道，殺氣繞湟中」，盧如「骨肉胡秦外，風塵關塞中」、「隴雲朝結陣，江月夜臨空」、「將軍下天上，虜騎入雲中」、「龍旌昏朔霧，鳥陣捲胡風」，駱如「晚風連朔氣，新月照邊秋。竈火通軍壁，烽烟上戍樓」、「河流控積石，山路繞崆峒」、「夜關明隴月，秋塞急胡風」等句，語皆雄偉。唐人之氣象風格，至此而見矣。

王、盧、駱三子五言，雖餘綺靡之習，然王如「斷山疑畫障，懸溜瀉鳴琴」、「鳥飛村覺暗，魚戲水知春」、「魚床侵岸水，鳥路入山烟」、「蘭氣熏山酌，松聲韻野絃」、「花枝棲晚露，峰葉度晴雲」、「雨去花光濕，風歸葉影疏」等句，語雖近靡，而風格自勝，斷非六朝人語。盧如「風歸花歷亂，日度影參差」、「因風入舞袖，雜粉向妝臺」，《梅花落》。「遊絲橫惹樹，戲蝶亂依蘂」、「冶服看

疑畫，妝樓望似春」、「長裙隨鳳管，促柱送鸞杯」，駱如「柳寒凋密葉，棠晚落疏紅」、「疊花開宿浪，浮葉下涼颿。浦荷疏晚葯，津柳漬寒條」、「亂竹搖疏影，繁池織細流。飄香曳舞袖，帶粉泛妝樓」《秋風》。等句，則全是六朝語也。學者於此能別，方許具隻眼。

綺靡者，六朝本相；雄偉者，初唐本相也。故徐、庾以下諸子，語有雄偉者爲類初唐，王、盧、駱，語有綺靡者爲類六朝。元瑞謂照鄰「隴雲」等句、賓王「晚風」等句，有類六朝，乃反言之。

初唐五言平韻者，古、律混淆。惟盧照鄰《詠史》四首，聲韻於古爲純，但未盡工，故不錄耳。

初唐五言，雖未成律，然盧照鄰「地道巴陵北」、駱賓王「二庭歸望斷」及陳子昂「日落蒼江晚」三篇，聲體盡純而氣象宏遠，乃排律中翹楚，盛唐諸公亦未有相匹者。

五言四句，其來既遠。至王、楊、盧、駱，律雖未純，而語多雅正，其聲律盡純者，則亦可爲絕句之正宗也。上承梁簡文、庾肩吾五言四句，轉進至太白、王、孟五言絕。

七言古自梁簡文、陳隋諸公始，進而爲王、盧、駱三子。三子偶儷極工，綺艷變爲富麗，然調猶未純，詳見李、杜論中。語猶未暢，其風格雖優，七言古至此始言風格。而氣象不足。此七言之六變也。轉進至沈、宋七言古。然析而論之，王長篇雖少，而稍見錯綜，與盧駱體製少異。

七言古，王如「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珠簾暮捲西山雨」、「紫閣丹樓紛照耀，璧房錦殿相玲瓏」、「鴛鴦池上兩兩飛，鳳凰樓下雙雙度」，盧如「玉輦縱橫過主第，金鞭絡繹向侯家。龍銜寶蓋承朝日，鳳吐流蘇帶晚霞」、「片片行雲著蟬鬢，纖纖初月上鴉黃」、「妖童寶馬鐵連錢，娼婦盤龍金屈膝」、「隱隱朱城臨御道，遙遙翠幃沒金堤」、「俱邀俠客芙蓉劍，共宿娼家桃李蹊」、「北堂夜夜人如月，南陌朝朝騎似雲」、「珊瑚葉上鴛鴦鳥，鳳凰巢裏鸕鷀兒」，駱如「桂殿嶺岑對玉樓，椒房窈窕連金屋」、「複道斜通鵲觀，交衢直指鳳凰臺」、「小堂綺帳三千戶，大道青樓十二重。寶蓋雕鞍金絡馬，蘭窗繡柱玉盤龍」、「春朝桂尊尊百味，秋夜蘭燈燈九微」、「銅駝路上柳千條，金谷園中花幾色」、「峨眉山上月如眉，濯錦江中霞似錦」、「鸚鵡杯中浮竹葉，鳳凰琴裏落梅花」等句，偶儷極工，語皆富麗者也。

詩先體製而後工拙。王、盧、駱七言古，偶儷雖工，而調猶未純，語猶未暢，實不得爲正宗，此自然之理，不易之論。然不能釋衆人之惑者，蓋徒取其工麗而不識正變之體故也。故予論初唐七言古爲破第二關，學者過此無疑，其他不難辯矣。

王、盧、駱七言古，工巧處往往反傷拙俗。予家舊藏几榻數張，雕刻甚工而復加五彩，然不免近俗。予戲謂客：「此初唐七言古。」客大噱，賞爲知言。盧如「娼家日暮紫羅裙，清歌一囀口氤氳」，駱如「相憐相念倍相親，一生一代一雙人」，則尤爲拙俗者也。

漢魏五言終變而爲律、七言終變而爲古者，蓋五言仄韻與轉韻者少，而平韻者多，仄韻轉韻者雖爲古，而平韻者則皆入律矣。七言平韻者少而轉韻者多，平韻者雖入律，而轉韻者則猶古也。使初唐七言中無轉韻，則亦古、律混淆矣。

七言四句始於鮑明遠、劉孝威、梁簡文、庾信、江總，至王、盧、駱三子，律猶未純，語猶蒼莽，其雄偉處則初唐本相也。轉進至杜、沈、宋三子七言絕。

杜子美詩云：「王楊盧駱當時體，輕薄爲文哂未休。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」此蓋推之至矣。使四子五言律體盡成，綺靡盡革，七言古調皆就純，語皆就暢，雖駕沈、宋而凌高、岑，不難也。乃爲時代所限，惜哉！杜「當時體」三字，最宜詳味。

詩源辯體卷之十三

初唐

江陰許學夷伯清著

五言自漢魏流至元嘉，而古體亡，自齊梁流至初唐而古、律混淆，詞語綺靡。陳子昂字伯玉，始復古體，倣阮公《詠懷》爲《感遇》三十八首。王適見之，曰：「是必爲海內文宗。」然李于鱗云：「唐無五言古詩，而有其古詩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，弗取也。」何耶？蓋子昂《感遇》雖僅復古，然終是唐人古詩，非漢魏古詩也。且其詩尚雜用律句，雜用律句者不錄。平韻者猶忌上尾，說見沈約論中。至如《鴛鴦篇》、《修竹篇》等，亦皆古、律混淆，自是六朝餘弊，正猶叔孫通之興禮樂耳。故劉須溪謂：「子昂於音節猶不甚近，獨刊落凡疑作『繁』。語，存之隱約，在建安後自成一家。雖未極暢達，如金如玉，概有其質矣。」朱元晦《齋居感興》詩，聲體完純過之，而意見愈深。

子昂五言近體，子昂五言既有古詩，故其僅入律者稱近體。律雖未成，而語甚雄偉，武德以還，綺靡之習，一洗頓盡。「勿使燕然上，獨有漢臣功」，一作「惟留漢將功」，疑後人改以入律，選唐詩者姑從之。

初唐五言，雖自陳子昂始復古體，然輔之者尚少。沈佺期、字雲卿。宋之問字延清。古詩尚多雜用律體，平韻者猶忌上尾，即唐古而未純，未可采錄也。

初唐七言古，自王、盧、駱再進而爲沈、宋二公。宋、沈調雖漸純，語雖漸暢，而舊習未除。此七言之七變也。轉進至高、岑、李頎七言古。然析而論之，沈氣爲促，宋實勝之。

七言古，沈如「水晶簾外金波下，雲母窗前銀漢迴」、「燕姬綵帳芙蓉色，秦子金爐蘭麝香」、「燈華灼爍九衢映，香氣氤氳百和然」、「朝霞散彩羞衣架，晚月分光讓鏡臺」、「瑋瑋筵中別作春，琅玕窗裏翻成畫」，宋如「鴛鴦機上疏螢度，烏鵲橋邊一雁飛」、「群公拂霧朝翔鳳，天子乘春幸鑿龍」、「塔影遙遙綠波上，星龕奕奕翠微邊」、「鳥旗翼翼留芳草，龍騎駸駸映晚花」、「晨趨北闕鳴珂至，夜出南宮把燭歸」等句，偶儷極工，語皆富麗，與王、盧、駱相類者也。

五言自王、楊、盧、駱，又進而爲沈、宋二公。沈、宋才力既大，造詣始純，至此始言造詣，說見《凡例》。故其體盡整栗，語多雄麗，而氣象風格大備，爲律詩正宗。至此始爲律詩正宗。此五言之七變也。轉進至高、岑、王、孟五言律。王元美以華藻整栗歸沈、宋，又云：「五言至沈宋，始可稱律。」是矣。

杜審言字必簡。五言，律體已成，所未成者，長短兩篇而已。今觀沈、宋集中，亦尚有四五篇未成者，然則五言律體實成於杜、沈、宋，而後人但言成於沈、宋，何也？審言較沈、宋復稱俊逸，

而體自整栗，語自雄麗，其氣象風格自在，亦是律詩正宗。

高廷禮云：「五言之興，源於漢，注於魏，汪洋乎兩晉，混濁乎梁陳，大雅之音，幾於不振。」愚按：梁陳古、律混淆，迄於唐初亦然。至陳子昂而古體始復，至杜、沈、宋三公，而律體始成，亦猶天地再判，清濁始分，四子之功，於是爲大矣。

初唐五言律，有聲有色者人易識之，有氣有格者人未易識也。沈如「十年通大漠」、「解纜春風後」、「巫山高不極」、「洞壑仙人館」、「紫鳳真人劫」、「碧海開龍藏」，宋如「帳殿鬱崔嵬」、「複道開行殿」、「聖德超千古」、「芙蓉秦地沼」、「度嶺方辭國」、「影殿臨丹壑」等篇，氣格聲色兼備，人自易識；沈如「周王甲子旦」、「符傳有光輝」、「漢月生遼海」、「自昔聞銅柱」，宋如「行李戀庭闈」、「人衛期之子」、「三乘歸淨域」、「風馭忽泠然」等篇，氣格雖優而聲色稍減，學者未易識之。苟能於此熟讀涵泳，得其氣格，則於初、盛、中、晚唐，高下自別矣。

初唐五言律，杜如「共有樽中好」、「交趾殊風候」，沈如「隴山飛落葉」、「青玉紫騮鞍」，宋如「馬上逢寒食」、「歸來物外情」數篇，體就渾圓，語就活潑，乃漸入化境矣。

七言律始於梁簡文、庾信、隋煬帝，至唐初諸子，尚沿梁陳舊習，惟杜、沈、宋三公，體多整栗，語多雄偉，而氣象風格始備，爲七言律正宗。轉進至高、岑、王、李、崔顥七言律。然析而論之，杜獨挺蒼骨，見唐律之始；宋間出靡調，猶是六朝之餘。杜如「彈絃奏節梅風入，對局探鉤柏酒傳」、「梅花落處疑

殘雪，柳葉開時任好風」，語雖近靡，而風格自勝，與王勃五言相若。

杜、沈、宋七言律雖爲正宗，然未能如五言之純美者，蓋五言律體雖成於杜、沈、宋，而律句則自齊梁始，其來既遠，故至此而純美。七言律雖權輿於梁簡文、庾信、隋煬帝，至唐初諸子，尚不多見。七言律之興，實自杜、沈、宋三公始，故未能純美耳。此理勢之自然，無足爲異。

五言律，陳如「雁山橫代北，狐塞接雲中」、「海氣侵南部，邊風掃北平」、「巴國山川盡，荆門烟霧開」、「野樹蒼烟斷，津樓晚氣孤」、「星月開天陣，山川列地營」，杜如「楚山橫地出，漢水接天回」、「日氣含殘雨，雲陰送晚雷」、「祖帳連河闕，軍麾動洛城」、「江聲連驟雨，日氣抱殘虹」、「飛霜遙度海，殘月迴臨邊」，沈如「寒日生戈劍，陰雲拂旆旌。飢鳥啼舊壘，疲馬戀空城」、「積氣衝長島，浮光溢大川」、「暗谷疑風雨，陰崖若鬼神」、「雲迎出塞馬，風捲渡河旗」、「冰壯飛狐冷，霜濃候雁哀」，宋如「曉雲連幕捲，夜火雜星回。谷暗千旗出，山鳴萬乘來」、「後騎迴天苑，前山人御營」、「天回萬象出，駕動六龍飛」、「電影江前落，雷聲峽外長」、「江靜潮初落，林昏瘴不開」；七言律，杜如「宮闕星河低拂樹，殿庭燈燭上熏天」、「伐鼓撞鐘驚海上，新妝袞服照江東」，沈如「池開天漢分黃道，龍向天門入紫微」、「漢家城闕疑天上，秦地山川似鏡中」、「洛浦風光何所似，崇山瘴癘不堪聞」、「見闢乾坤新定位，看題日月更高懸」、「山出盡如鳴鳳嶺，池成不讓飲龍川」、「白狼河北音書斷，丹鳳城南秋夜長」，宋如「文移北斗成天象，酒近南山作壽